

名家原创

中国孩子阅读计划

今冬水瘦

韩宏蓓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今冬水瘦

韩宏蓓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今冬水瘦 / 韩宏蓓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29-10868-7

I. ①今… II. ①韩…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2153号

今冬水瘦

JINDONG SHUISHOU

韩宏蓓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郭玉洁

责任编辑：郭玉洁 李云伟

责任校对：杨 婧

封面设计：韩 青

插图：白欣烨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8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868-7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1. 土变水泥	1
2. 秘密带着条件	6
3. 外 号	10
4. 回马枪	13
5. 谈判成功	19
6. 外乡人	24
7. 寻找最佳位置	26
8. 小河边	28
9. 脑子拐个弯儿想	33
10. 情商这个问题	38
11. 拐子爷原来有名	41
12. 计 划	44
13. 计划跟不上变化	47
14. 老爸回来了	54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15. 男子汉之间的约定	58
16. 他在哭谁	64
17. 藏獒成了绊脚石	70
18. 葫芦头有好办法	74
19. 厦子房里藏玄机	78
20. 神秘的地道	81
21. 终于脱险了	87
22. 急中真能生智	91
23. 报警吧	95
24. 大人真奇怪	99
25. 装傻演戏	103
26. 放烟花	108
27. 警察来了	114
28. 原来如此	117



1. 土变水泥

“这是啥？”

“土呗。”

“你能把它变成水泥吗？”

“土变水泥？我……不能。你能啊？”

“你那么精还不能，我哪能！不过，有人能。”

“谁？”

“先不告诉你，反正有人能。”

“吹牛吧，你！”

“这次真没吹，我发誓，千真万确！”

“那你为啥不说？”

“这是秘密！”

“啥秘密？快说呀！”

“嘿嘿，你……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葫芦头攥着一把湿土跑来和我谈判的那天早晨，我赖在被窝里（不



用我说，你也知道冬天的热被窝是啥滋味），任我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叫我起来吃早饭，我闭着眼就是不吭声，作出沉睡状——放寒假了嘛，干啥起那么早！再说，弟弟去了姥姥家，起来也没人跟我玩儿，一个人杵着，冻得直流鼻涕，有啥意思嘛。

妈见叫不动我，索性不叫了。我听着她的脚步声出了院子，才睁开眼，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瞅瞅悄没声地溜到床头的太阳光，舒服地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正想再眯个回笼觉，葫芦头的喊声箭一样“嗖嗖”地直射过来，瞬间刺破了我的耳膜：“马明！马明！！马明！！！”

“老天爷呀——”我一声哀叹，身子往下一缩，一拉被子头儿，整个人严严实实地裹进被子里。

“马明，马明，太阳都老高了，你咋还睡呀？”

没听到“噗噗”的脚步声，葫芦头已经站在我床前。我正纳闷儿，肥猫啥时候变猴子了？猛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往下扯被子。我一激灵，马上明白这股强大的力量来自何方，霎时也是一伸手使出吃奶的劲儿拽着被子头儿往上拉。一个往下扯，一个往上拉，就像平时我和葫芦头扳手腕。尽管心里有一万个不服气，却不得不承认葫芦头的确比我力气大，这次也不例外——我的头终于在他的笑容里露出来。

我“呼呼”喘着气，瞄他一眼，又使劲儿闭上。

葫芦头一个跳跃，一屁股墩到床沿上——可怜我单薄瘦弱的小床呀，颤抖着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葫芦头你干啥？我瞌睡着呢。”

“瞌睡？我一晚都没睡，大睁着两只眼到天亮。”葫芦头话出手到，冰冷的胖手翻我的眼皮。

我一把打开他的手：“你，一晚没睡？骗鬼吧。”

谁不知道葫芦头能吃能睡，脑袋只要一挨到枕头，没有睡不着的。

“没骗你，真的！”葫芦头往手上哈着热气，“我一直盯着月亮念叨，盼着它赶紧回家找它妈去，谁知道它赖在天上就是不走，当时真恨不得拿根长竹竿，一竿子把它敲下来。”

我一翻白眼，懒得理他。

“别翻你那双大眼儿了，知道你比我眼儿大。不信是吧，告诉你，昨晚我睡不着，是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天大的秘密，急着来告诉你。”

“秘密？”我睁开一只眼瞟瞟他，见他正眼巴巴地瞅着我，我“吧嗒”把睁开的那只眼又合上了，“不是急着来告诉我吗？那咋太阳老高了才来？”

“我……”葫芦头有点儿不好意思，支吾了一会儿，才说，“我一直盯着月亮呢，盯得它都害怕，往后退了又退，谁知道……盯着盯着，就……就又睡着了。”

“哈哈！”我冷笑，“葫芦头，能不能来点儿新鲜的招数？”

“新鲜的？好哇，你别后悔——”葫芦头“哼哧哼哧”笑着，随着一声“嗨——”，我的热被窝一下子没有了！我“哎呀”一声惊叫，蜷起赤条条的身子，像被扔到岸上的秋刀鱼，徒然蹦跹——被子在葫芦头手里！

这家伙掀了我的热被窝！

“这算不算新鲜的招数？”在我手忙脚乱地套上裤头遮羞时，葫芦头齙着牙，露出胜利者的微笑，把一个攥紧的拳头在我面前展开，“这是啥？”

土
变
水
泥





我撩一眼：“土呗。”

“你能把它变成水泥吗？”葫芦头死盯着我问。

我诧异地看着葫芦头，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问这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示威似的晃晃盛着一把湿土的手掌，我只好实话实说：“土变水泥？我……不能。你能啊？”

他收回手掌，笑嘻嘻地说：“你那么精还不能，我哪能！不过，有人能。”

“谁？”

他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先不告诉你，反正有人能。”

“吹牛吧你！”

“这次真没吹，我发誓，千真万确！”葫芦头涨红着脸，十二万分的认真。

“那你为啥不说？”

葫芦头把湿土装进口袋：“这是秘密！”

我总是好奇比脑子快：“啥秘密？快说呀！”

“嘿嘿，你……你得答应我个条件。”葫芦头意味深长地瞅着我。

这家伙，像了解他自己一样了解我，知道我的软肋，竟然以此要挟，要和我谈条件。好哇，谈就谈，谁怕谁！凭我的聪明，还怕把你绕不进去！我咧开嘴笑，装出很随意的样子，问：“啥条件？”

“我……你……”葫芦头的胖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吭哧着，好像嘴里正嚼着肉，急着下咽却被噎住了一样。

“咱俩啥关系啊？最好的朋友！你有一万个条件我也答应，不过，你总得让我知道那秘密是啥，值不值得我们谈条件。”

“肯定值得！”葫芦头急忙表白，“这次的秘密，准保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啥。”

“把脑袋想破多恐怖啊，还是不知道的好，免得脑袋破。”

“你……你真不想知道？”

我使劲儿摇头。

“啊？”葫芦头满脸失望。

我心里“啵”一声，笑得心花开放，哼哼，作为最好的朋友，我焉能不知道他的软肋。等着吧，过不了多大会儿，他就会自己把秘密说出来。





2. 秘密带着条件

我对着院子里的枣树坑刷牙。葫芦头站在我屁股后，憋了一会儿，见我仍然没有往下打问的意思，实在憋不住了，犹犹豫豫靠近前：“马明，你知道昨天拐子爷卖完菜回来得早，给我家送了啥？”

我心里又“啵”一声，心花再次开放，我知道，秘密马上就要大白于我面前。我吐出漱口水，故意慢条斯理地说：“送了啥？”

葫芦头见我搭腔了，不由精神一振：“送了捆葱，一大捆呢。”

“拐子爷那么小气的人，能给你家送葱？”

“他当然不会白送我们家葱。”葫芦头的脸上显出得意的神色，“昨天，拐子爷卖完菜，一看还早，就顺脚进了我们家的饭馆吃碗面条，我爸不收钱，拐子爷不好意思占便宜，就说‘你有啥往家捎的，我顺脚给你捎回去’，我爸就让拐子爷捎回来一块肉，没想到拐子爷还额外给了我们家一大捆葱。我奶反反复复看看那块肉，看看那捆葱，突然决定不包饺子不蒸包子，她要炸肉丸！肉丸可不常吃，我就特别馋油锅里飘出来的香气，我奶炸着我吃着，结果装了一肚子的焦炸肉丸，没想

到好吃难消化，后果严重啊！睡到半夜，肚子咕噜咕噜叫着疼，疼得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离开热被窝起来拉稀。到了厕所……”

我急着听“秘密”呢！葫芦头絮叨了半天还没切入正题，我瞬间失去耐心，刷完牙直接进厨房盛了碗米汤，“呼噜呼噜”自顾大口喝。

“马明……”葫芦头见我听得毫无热情，住了嘴。

“葫芦头，你说话和你写作文一样，净缠簸箩沿儿，你就不能一针见血直奔主题？怪不得每次写作文，老师都批评你呢。”

“我……”葫芦头看看我，“那我拣主要的说。”

“要直奔主题。”我强调，“直接说秘密。”

“噢，”葫芦头想了想，重新开始了讲述，“当我披着毯子冻得咪溜着鼻子从厕所跑出来，一道刺眼的光直射过来，我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叫，强光倏的一下过去了，紧接着就听到了汽车喘气儿的声音。半夜哪儿来的汽车？我心里好奇，顾不得害怕，三跳两跳就到了院门口……”

“直接说秘密！”我叫，“又开始缠簸箩沿儿了。”

“别打岔别打岔，马上就到秘密了。”葫芦头摆摆手，安抚地拍拍我的肩膀，“我刚在院门口站住，汽车正好过来，轱辘不知道是掉进坑里了还是轧上石头了，反正猛地颠了一下，一个大袋子‘呼’地被摔下，直朝我飞来。我往后一蹦，袋子‘啪’的一声坠落在地，裂开了。汽车不知道掉了东西，自顾自地跑了。我四下里看看，鬼影子也没一个，除了白花花的月光，天和地都睡得死死的。我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接近袋子……我怕那袋子里装的是炸弹……”

说到炸弹，葫芦头自己先笑了，见我只顾喝米汤，没有一点儿想笑





的意思，就赶紧接着往下说：“等到了跟前，蹲下来，一看，黑乎乎的，不知道是啥东西。我大着胆子用手一摸——哎呀，我的心一下子放下了一百个——原来是土，是刚从地下挖上来的土，还凝着湿气呢。我爷总是起得早，万一看不到给绊倒可就麻烦了，我就拽住袋子的一个角，想把它拉离院门口，没想到这一拉，老天爷呀……要不是有眼眶子卡着，我的眼珠子肯定要掉出来了……马明，你猜猜我看到啥了？”

我刚听出点味儿，正支棱着耳朵听得有劲儿，碗里的米汤都忘了喝，谁承想到紧要处，葫芦头突然拐弯儿了。

“不怕把我脑袋想破呀！”我迫不及待地问，“咋了，你看见啥了？”

“我……”葫芦头的胖脸红了红，“我……”

“葫芦头，装啥深沉呐，谁还不知道谁肚子里有几根肠子！”我不满地瞪他一眼，呼噜呼噜喝我的米汤。

“马明……”葫芦头小心地叫我，等我把目光从碗里移到他脸上，他的脸更红了，期期艾艾地说，“我把秘密……那个……告诉你，你能不能……”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说拉倒。”我把最后一口米汤咽进肚子，站起身准备进厨房。

葫芦头也赶紧站起来，站得太猛，把屁股下的小板凳都带翻了。他咬咬嘴唇，像下了最后的决心：“马明，我把秘密告诉你，你……你能不能……不叫……不叫我的外号？”

“啊？”没想到葫芦头会提出这样的条件，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马明，你那外号，我……我也没叫几次，我保证以后坚决不叫

了，我的……以后……啊？行不行？”

“外号？”我盯着他的葫芦头，差点又笑出声来，幸好我有极强的忍耐力，又是咬牙又是跺脚，总算是憋住了。



秘密带着条件





3. 外 号

说起葫芦头这个外号，我还真得给你们解释一下。

葫芦头其实叫陆虎头——姓陆，名虎头。名字是他妈给起的，因为他属虎，生在大年初一，他妈瘦得像晾晒衣服的竹竿，期盼着儿子将来能长得虎头虎脑，于是，就给他起名陆虎头。

葫芦头是我给他起的外号。

我给他起这个外号，可不是无凭无据空穴来风。这小子命好得让人羡慕嫉妒恨。听我妈说，他五岁之前，一直又瘦又弱，像路边的一根狗尾巴草，大人张嘴打个喷嚏，喷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撞倒了。为这，他家的鸡下的蛋，他妈一个都不舍得卖，全让他吃了。吃了那么多鸡蛋也不顶用，我们这帮孩子都满地疯跑着玩的时候，他只能一跌一撞地跟在我们的屁股后头，可怜巴巴地叫我们等等他。后来，他妈给他生了个妹妹，再后来，他爸不知从哪儿学了厨师的手艺，带着他妈和他妹妹到镇子上开了家饭馆，陆虎头最最舒服的好日子就此拉开了序幕。

饭馆里最不缺的就是好吃的。他妈愧疚把他丢给了爷爷奶奶带，又

心疼他瘦得叫人揪心，就隔三差五地往家里送肉，牛肉羊肉鸡肉鱼肉，甚至还有鸽子肉鹌鹑肉，总之，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能吃的肉这小子的肚子里都有，看着他拿一只酱羊蹄啃得两眼放光，我们这帮疯跑的孩子腿就软了，聚在他面前，看着他“哼哧”一下从酱羊蹄上啃下一块油汪汪的连筋肉，“吧唧吧唧”地大嚼，我们的嘴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吧唧吧唧”地动，他一伸脖子咽进肚子里一团肉，我们也一伸脖子——可惜咽进肚子里的是一口又一口的口水。

那是喷香喷香的卤肉啊！我们这些生在穷山僻壤的孩子，一年到头儿也吃不了几次。为了不光咽口水，我们都讨好陆虎头，争先恐后地和他玩儿。我把自己的弹弓、玻璃球、纸飞机统统借给他玩，有时他忘还我了，我也假装忘记了。然后，陆虎头让我吃的卤肉比别人都多，又然后，我俩年年都在一个班级年年都坐同桌，最后，我俩成了最好最好的好朋友。

被埋在肉堆里，果真是会胖的。等我们上到四年级，陆虎头已经比我们班里所有的人都胖了（包括老师），健壮得像只虎犊子。只可惜呀，没如他妈所期盼的那样长得虎头虎脑。他那张脸像吹饱了气的气球，可脑壳没办法吹圆吹大不是？结果从正面看，整个头部上小下大、上尖下圆，活脱儿一个葫芦。

五年级的时候，我又是和陆虎头同桌——这已经是我们第三年坐同桌了——天天盯着他看，看着看着就笑出声来。他总是莫名其妙地说：“笑啥？有啥好笑的说出来让我也乐乐。”我就笑得直拍自己的胸脯。有一次下课，我瞅着他忍不住又笑得嘿嘿哈哈，他又问，执拗地非要我告诉他为啥笑，还趴我耳朵上说：“你要告诉我你为啥笑，放学我回家

外
号





里偷块牛肉给你吃。”

我使劲儿咽了口唾沫，说：“我要说出来你不准反悔。”他马上把胖胖的小拇指伸出来，勾住我的小拇指：“谁反悔谁是……”他一时没想好“谁是啥”，眼光一抬，看到校园的操场上有一头肥猪正在拱地，一拍大腿，笑呵呵地张口就来，“……谁是大肥猪。”

“好嘞。”我也学着他的样儿一拍大腿，故作神秘地把嘴凑到他耳朵边，腔调不高但周围的同学肯定能听到，“你的头真像一只葫芦，我看见你的葫芦头就想笑。”

周围的同学早被我的神秘状撩得心里发痒了，“葫芦头”三个字刚从我的嘴里蹦出来，“哄——”的一声，就像平地起了个小雷，他们一下炸了窝，平日装在肚子里的羡慕嫉妒恨全化成了肆无忌惮的哄笑，乱糟糟地嚷着“葫芦头、葫芦头”，有几位还上前摸摸，咂巴咂巴嘴唇子，“葫芦头、葫芦头”叫得更欢。

陆虎头的笑僵在脸上，呆呆地看着我。

我有些惭愧，不敢接他的目光，毕竟，我吃了他那么多卤肉。

没想到，陆虎头突然笑了，笑得重下巴上的肉直颤：“马明，你以为你没外号？其实，我老早老早就给你起好了，不光你，还有你弟。”

